農民抗戰叢書要目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農民抗戰叢書要目

農民抗戰叢書要目

農民抗戰叢書

農民抗戰叢書要目

偉大的中華（鼓詞）
我們的國策
我們的國力
優遠有甚麼力量
九一八以前的中日關係
從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
戰[illegible]優遠（鼓詞）
勾踐雪恥
卜式輸財救國
血戰居庸關
死守賣山城（鼓詞）

今日之美國
今日之蘇聯
抗戰中的國際關係
東北
西北
湖南省
防空與防毒
十年來我國的新建設（共十冊）
救防（劇本）
戰歌（劇本）
我們的國旗（劇本）

幕開在「雲海山莊」樓上的一角。這是高橋翁詠詩讀畫的地方，除去他的老友陳東源翁和他的孫女櫻孃外，誰也不容易走到這地方來。房間雅緻清潔，古色古香，舒適宜人。洋紅的柱子分別的立着，草黃的隔扇像展開的古畫，細紅格的大窗下鋪着，淺藍的座位，座位底下壓着刺龍的地氈，一盞嵌着富士山圖案的立燈，緊立在几式無線電收音機的旁邊。一盞摺疊式的紗燈，一邊牽着半開的紗慢，一邊照着背後的書櫥。房間似乎被一個畫着松的鵝黃矮屏風隔爲兩部，右手的門是上下樓的過路，一個古瓶立在門旁，像插着手的守門護士，左手上，三步台階，出去就是坪台，是看風景，乘涼的好地方。朝暾，晚霞，月亮圓的滾圓或細的像眉毛時，我們的高橋翁總在這里徜徉。

這兩天高橋翁的心情不大好，一來因爲他的祖國日本和他最喜歡的中國鬧着彆扭，一來他和老友陳東源合股經營的紗廠也鬧着風潮。時局一天緊一天，老翁的第三子又調到華北去打仗，第三子的妻鬧着回國，畢竟在今天下午上船了。老翁不慣這一套，心裏實在不高興，好在他有他的老友東源翁，並留下他最愛的孫女櫻娘伴着他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幕開時船剛剛開出去，還隱約聽得一兩聲汽笛的回聲。將近黃昏了，室內空無一人，無綫電收音機却放着幽雅的安閒的古琴之聲。窗檻上印着兩個老翁下棋的黑影，撚着鬍鬚，安閒的思索，安閒的動作，在安閒的音樂中，無疑問是高橋翁和東原在對棋了。

汽車的喇叭叫開門，櫻孃送別母親走上樓來。她才十六歲，可長的有十七八歲大，兩隻大辮子，一對黑眼睛，聰明可人。脫去外套，裏面是西洋式女學生的裝束，樸素大方，看看祖父和東原翁正在下棋解悶，也不去打攪，自己把一束櫻花插在花瓶裏放在几頭。從櫻孃登樓以後，無綫電收音機另放了一曲「春之歌」是日本的古調。櫻孃最喜歡音樂，她自己就會唱。「春之歌」奏畢，收音機停住，櫻孃過去轉動一下。收音機報告「現在播送戰歌。」霹靂一聲，一串戰鼓一聲軍號，「戰歌」之聲起。

高橋的聲音：放的是什麼聲音呵？

東源的聲音：呵！這……

櫻　孃：這是一曲「戰歌」。

高橋的聲音：唔，櫻孃，你回來啦。快關上它，關上它，我不喜歡聽

戰歌！

櫻　孃：好，我把它關了。（櫻娘把收音機關上。）爺爺！幹嗎這樣討厭「戰歌」呢？

東源的聲音：這還用問，你爺爺兩個兒子，你的伯父都送給戰歌了。今天早晨你的爸爸也給戰歌叫去了。

高橋的聲音：一片殺氣，聽起來讓人心跳，再也靜不下來，連棋都下不下去，我怎麼不討厭它呢？

東源的聲音：我說高橋翁，今天心緒本來就不大好，天氣也不早了，海風一股一股向上吹，咱們還是進去休息休息吧！

櫻　孃：對啦！進來歇歇吧。

高　橋：也好，（他起身走進來，）也不知怎麼，今天這樣疲乏。

櫻　孃：爺爺跟太老伯下棋誰贏啦，我猜又是和棋？

東　源：今天可笑話啦！不和可也不戰，下不下去。（跟着走進來。）人非得眞鎭靜才鎭靜得下來。現在我們是滿腸子心事，跟自己打架，跟別人打架，跟什麼都打架，可楞要坐下來下棋，裝鎭靜，這不是笑話嗎？哈哈！

高　橋：可不是，我討厭聽「戰歌」，可是我的心裡七上八下，天天就在這裏奏戰歌！

（一時的沉寂。）

櫻　孃：爺爺不聽戰歌，我替你找個好聽的。（他又轉動收音機，先還是一排戰歌的聲響。）

高　橋：又是戰歌，又是戰歌！（櫻孃再轉動收音機，傳來一陣如泣如訴的凡亞鈴的聲音。）這個還好。

（音樂小聲地響着，櫻娘備茶，東源翁坐下喝。高橋翁來回踱，又走到門邊去，從窗外看着黃昏的海，海風一陣陣的吹來。）

高　橋：晚上的海風眞涼。喝，這幾片帆影，到什麼地方去呵？小鳥都在找他的家呢！喝，今天的雲彩眞多，一大塊白雲從東邊的櫻花樹上過呢，燈塔都在閃光了。

（遠遠一二聲汽笛的聲響，高橋翁呆立着，櫻孃把茶端給他。）

櫻　孃：爺，茶。

高　橋：（擺一擺手，仍然平望着外邊問。）櫻孃，你娘走啦！

櫻　娘：娘坐的船早開啦，這時候早走到海跟天夾縫上去了！爺你要

看麼？我給你拿望遠鏡。

（她跑去拿一個望遠鏡來，自己先對着看。）

櫻　孃：有還有一點影子，一搖一擺像個小玩意，爺，快看還來得及。

高　橋：放下吧！望遠鏡也不會把你娘看回來的。

（櫻孃無趣地放下來。）

東　源：高橋，我看你太難過了。其實大可不必。你們三少奶奶這次鬧着回國，也難怨她。你第一個第二個兒子都在天津事變時送掉了性命，現在第三個兒子又被徵去當兵，雖然說不一定就死，可是女人總是胆小的，想不開的，而且風聲本來不好，等時局稍微和緩再接她來也一樣。

高　橋：（對櫻娘，）你送你娘，你娘臨走說什麼沒有？

櫻　孃：說來。娘說，中國她住不慣，她是日本人，她應該住到本國去。娘說她怕打仗，她怕死，她不願意打仗，她不願死。娘說：娘本來捨不得我，不過爺爺既然這樣喜歡我，離不開我，讓我好好服侍爺。娘說，中國跟日本最好快點和。萬一不幸，爸爸這次徵到北方去被打死，爺要把他的骨灰運回日本。娘說娘要回去看櫻花，家鄉

現在正是櫻花紅的時候，好看着哪。爺！家鄉的櫻花是比這青島的櫻花更紅得好看麼。

東　源：傻孩子忘了你爺今天才寫的詩了？「天下櫻花一樣紅。」

高　橋：……哼……「天下櫻花一樣紅。」（凡亞鈴的聲音停着，又放出一曲「戰歌」，東源趕緊過去把它關上。）

東　源：不聽戰歌，先慢點談櫻花。高橋翁，說老實話，我今天是爲了一個非常緊要的事情來的，一進門就碰見你們三少奶奶要回國，說走就走了，你很難過，約我一同吃飯，飯後下棋解悶，我自然都奉陪，不過食而不知其味，下棋也是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。你有你的心事，我有我的心事，吃也沒吃好，下棋也沒下好。現在對不起，雖然你的三少爺今天早晨也被徵去當兵，雖然你的兒媳婦也回國了，你一定很難過，我不該再攪你，可是沒有辦法，請你把你的心事先擱在一邊，讓我談談咱們的更要命的事，把咱們這目前的困難解決了，再慢慢地談心事，來，來，來，坐下坐下。

（高橋翁坐下。）

櫻　嬢：你們既然談要緊的事，沒我的份。我替你們把燈開開，我到

露台上去看星星。

東　源：小姐，不是談你的終身大事，何必躲？

櫻　孃：幹麼跟我開玩笑。我知道又是廠裏的事，你們的紗廠呵！哼哼！對不對？

東　源：不對，是給你說婆家。

櫻　孃：不用騙我，我去了。

（她把燈開了。提個三絃子向外走。）

高　橋：櫻孃，當心加點衣服，外邊冷。

櫻　孃：不要緊，我不怕。

（櫻孃走下去，高橋東源二位老翁對坐，品茗，吸烟。）

高　橋：櫻孃猜對了，你一定是談廠裏的事。

東　源：當然是，你看怎麼辦？更緊急了，我們不能不跟那幾個大紗廠一致行動，可是他們的行動是更加激烈。大家的出品都一批一批地堆起來，賣不出去，沒有辦法。除去停業之外，只好從工人身上打算盤，減薪，減薪的結果，無疑問是引起工人罷工。滿以爲強硬一下，可以把工人壓下去，誰知加着中日糾紛，中國政府并不幫助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壓服這種罷工風潮，工人也非常強硬，聽說現在他們幾家大紗廠正計議着請求本國派軍艦來彈壓，武力制服。

高　橋：啊呀！又是打仗，我的第一個兒子，第二個兒子，都被徵去了。我的太太瘋了，死了，現在又把我第三個兒子奪了去，啊呀！我反對打仗，我反對請求派艦來彈壓！

東　源：我們現在談的是紗廠。

高　橋：自然派軍艦來彈壓一下，大家相安無事，我們照樣還可以做我們的買賣。不過他們一定不是吓唬吓唬，而是眞打，眞死人呢！

東　源：那我們怎麼辦呢？

高　橋：我們寧願把紗廠關門。

東　源：說關就關也不是辦法吧……我也眞想不出辦法來。

（說到這里，走進一個聽差來。）

聽　差：老爺，廠裏有個工人的代表，聽說你二位都在這兒，一定要進來見一見。我說老爺不見客，他說一定要見，鬧得很厲害！

高　橋：見不見呢。

東　源：不見吧？

高　橋：不見。就說正談話呢，有事讓他找石管事去好了。

（聽差剛要下去。）

東　源：喂！回來回來，我看見一見，跟他們談一談也好。

高　橋：談什麼呢？

東　源：看看他們的意見，也許說合說合，咱們的工廠的工人也許能先上工。

高　橋：也好。（對聽差，）你叫他進來吧！

（聽差應了一聲下去。東源來回走。高橋坐着沉思。停一下，聽差引一位工人代表名吳風的上來。）

聽　差：就是他。

東　源：你叫什麼名字。

吳　風：我叫吳風。

東　源：吳瘋？口天吳，發瘋的瘋呵？

吳　風：大風的風，風雲的風，狂風暴雨的風。

東　源：哈哈！一陣風就把你颳來了，有什麼事到這兒來？

吳　風：我代表我們廠裏的全體工人向兩位廠主請求幾件事情。

東　源：說吧。

吳　風：第一我們的紗廠開在中國，有中國人的股份，雖然也有高喬總理的股，我們要退出日僑紡織業公會。至於他們請求派艦出動，我們更不能簽字。第二把減薪的辦法取消，原薪復工。不過，第一條要辦不到，第二條是不能辦的。

東　源：你說的都有理，不過這紗廠本來是我們兩個人合辦的麼！請求派軍艦呵，減薪呵，那都是大家商議出來的意見，我們不能單獨做主呵！

吳　風：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？

東　源：怎麼着，你要發瘋勁呵！

高　橋：你們還是趕快上工吧，上工你們也有飯吃，廠家也有辦法。你們要再不上工，眞許要派軍艦來呢！

吳　風：我們不怕，你們來好了。誰還不知道，你們的兵艦就是你們商船的後盾！

東　源：你還懂這句話嗎？

吳　風：告訴你，我沒有混着心，懂得比你還多點……我知道你們是

怎麼回事。你們也有難過的。（對高橋。）你們日本野心的軍閥，一手舉着手槍，一手背着貨物，入口不上稅，任意發賣。這一來中國市場上中國出品和西洋貨物都被壓下去了。這就是土匪的行爲麼，怎麼不恨人？這種大量的「走私」不但使中國的商業受到損失，你們貴國自己經營的企業也因此受到很惡劣的影響吧！你們資本家受到坏影響，總是從我們勞工身上找老本的，裁人減薪。結果我們吃不飽當然罷工，現在風潮引起來，你們又強制中國政府來制壓，說什麼裏面有共產黨指揮。我們中國政府不聽這一套，問題越扯越大，又鬧到政治上來，下不了台，爲做最後的掙扎，我們已經聽說要請求派軍艦來開礮！

高　橋：那是沒有辦法的事。

吳　風：沒有辦法的事，哼！　請問：你以爲兵艦一來，我們就復工麼？我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們不復工，拿我們就打！喂！老頭，打！我們都知道，你的第一個兒子，第二個兒子，你自己也還記得他們是怎麼死的吧！哼！你的第三個兒子也怎麼死！

高　橋：不要說，不要說了！

吳　風：（更說的起勁。）你們貴國這些野心，野心的資本家，野心的軍閥，壓榨民脂民膏，造成飛機大礮用來做侵略的武器，犧牲多少無辜的老百姓的生命，替他們滿足陞官發財的夢想。軍閥就是你們資本家的搖身一變！你們是兩位一體的，資本家在國內壓榨老百姓，把他們的血都壓乾了，卽把他們一船一船地載出國去，用鞭子抽着替他們爭奪市場，你眞的願意你的兒子送死麼？

高　橋：去吧！去吧！你去吧！

吳　風：到底答應不答應我們的要求？

東　源：你們先上工。

吳　風：你們都辦到了，纔能上工。

東　源：不成——喂，你是工人的代表，他們都聽你的，我給你加點薪，你讓他們別胡鬧了成不成？

吳　風：哼！你還是中國人！

東　源：你不知好歹，呵！你這東西，我們是盡量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大家相安無事，我們希望和平！

吳　風：哼！少做夢吧！既然不答應我回去報告了，看大家怎麼辦，

你留神點，陳總理，你是中國人。

東　源：我沒忘！

吳　風：那好極了，你留點神好了。

東　源：怎麼？

高　橋：讓他去吧！

吳　風：好，好，我們當工人的何嘗願意打仗，不過，別人要打到我們家裏來，打到我們房裏來，打到我們頭上來，我們爲了求永久的安寧，不能不拼命來抵抗了！

（說完這句話，他下去。聽差隨下，一時沉寂。）

東　源：眞是豈有此理！咱們的工廠到底怎麼辦呢？倒了吧，可惜多年的心血。開着吧，眼前的問題無法解決。工廠是咱們倆個合股開的，不中國人以爲它是日本的，日本人以爲它是中國的，結果你我在兩方面都是奸細。

高　橋：（感傷之至，）我不要國籍，我沒有國籍，而且現在不是國與國的問題，不是民族與民族的問題，現在是侵略者與被侵者的戰爭，是壓迫人的與被壓迫人的戰爭，所謂問題在中日，不過日本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